

皇清經解



卷之十

春秋正誼敘目

存與讀趙先生法林政論
何其表更名曰正誼
度焉叙曰
大哉元命創我至道
維繫於位惟繫於德
配天地而
治萬民
上者承天以應萬物
為生民其上者
東元命承天以應萬物
在下者依以信
大夫陪謀用貴
治時
皆正天子
於乎厚哉周公
文武之德
於乎厚哉周公

春秋正誼敘目



春秋正辭叙目

存與讀趙先生訪春秋屬辭而善之輒不自量爲櫟括其條正列其義更名曰正辭備遺忘也以尊聖尙賢信古而不亂或庶

幾焉敘曰

大哉受命釗我至聖弗庸踐於位皇惟饗德乃配天地正奉天

辭第一

王者承天以撫萬邦爲生民共主嗟嗟周德光於文武亦越旣

東元命永固永固在下諸侯以僭大夫陪隸用貴治賤挈諸王

者正天子辭第二

於乎厚哉周公光大成文武德勞謙不伐萬民以服元子在東有典有冊欲觀周道舍魯奚適聖人無我曰父母國正內辭弟



三

三王之道仁義爲大假之以爲功乃救罪不暇一匡天下實惟桓公晉文繼之亦惟在王功曰正曰謫一奪一予楚莊晉悼彼何足數正二伯辭弟四

自天地生民以來神聖有攸經緯於是焉在聖所貴貴其民循厥理惟庶邦君以厥臣續大命孳孳其無殆黜乃心毋底罪正諸夏辭弟五

蕩蕩覆載聖則無私疇不卽工聖其念之明明時夏懿德所經頑嚚聾昧乃狄之行於乎愼哉正外辭弟六

若之何弗弔天不享右罔愛於居圉多辟罔克究於永祀侵戎虐我黎服潰潰靡所止聖乃欽底罰於有辭以差厥罪俾寅念

於天嗣天民越指疆土明哉明哉天伐章哉正禁暴辭弟七

噫嘻皐女民以生其女曷克生生女怙於日實乃惟怙於天德於乎德卒喪多罪顯聞於上遏之絕之乃殄滅之殄靡有遺民乃其蘇時乃敬明於聖之志匪恤用怒尙隱哉其懼正誅亂辭

弟八

聖秉道垂文辭惟義之訓愍事之違匪從惟從匪述惟述折厥衷見天則正傳疑辭弟九

皇清經解卷三百七十五

學海堂

春秋正辭

武進莊侍郎

存與著

奉天辭第一

初一日建五始元正天端自貴者始同日並建相須成體天人
大本萬物所繫春秋上之欽若丕指次二曰宗文王文王受命
武王述之文武既沒文不在茲稽古堯舜道法所祖聞而知之
萬世以爲土次三曰大一統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郊社宗廟尊
無二上治非王則革學非聖則黜次四曰通三統三代建正受
之於天文質再復制作備焉師法在昔恭讓則聖矧乃有監匪
獨一姓次五曰備四時謹於尊天慎於養人聖人以順動則日
月光明庶物露生陰佐不可右刑謚不可任五辰之正羣生在

命次六曰正月日幾乎幾乎其惟日乎仁與不仁同此日乎孰能慎微日無不吉載而始之端在朔月民主愛日不遑暇食夜曰日餘天光在牖閨曰歲餘門以聽候次七曰審天命廢興支與壞與飫歌戒與民不聽罪聖人覺與次八曰察五行祥異天乎與人甚可畏也欲止其亂心仁愛也上下之間匪虛而實元氣澹澹穀撰相易神乎難知勿謂不然所貶所譏惟聖同天次九曰張三世據哀錄隱隆薄以恩屈信之志詳畧之文智不危身義不訕上有罪未知其辭可訪撥亂啟治漸於升平十二有象大平以成次十曰俟後聖舊典禮經左邱多聞淵乎公羊溫故知新穀梁繩愆子夏所傳拾遺補闕歷世多賢春秋應天受命作制孟子興有言天子之事以託王法魯無憾焉以治萬世

漢易說焉

建五始

元年春王正月

何休曰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卽位以諸侯之卽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卽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卽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紀

反推之以明其自然

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建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董仲舒曰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義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

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示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
元年正月辭不自春秋始曾子曰
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
衆信弗主春秋得主之者道在故
也尚書著而弗備也魯史繫而弗敢有也其餘則僭而亂故
也不使春秋主之者亂之大者也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故
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
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于正而無有邪
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
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
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
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
不得致也

宗文王

春王

公羊子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聞之曰受命之王曰太祖嗣
王曰繼體繼體也者繼太祖也不敢曰受之天曰受之祖也
自古以然文王受命之祖也成康以降繼文王之體者也武
王有明德受命必歸文王是謂天道武王且不敢專子孫其
敢或干焉命曰文王之命位曰文王之位法曰文王之法所
以尊祖所以尊天也大雅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
萬邦作孚聖人之志也君牙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
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天子之事守也

大一統

王正月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莊侍郎春秋正辭

三

庚申補刊

公羊子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陽曰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董生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此非春秋事也治春秋之義莫大焉

通三統

春王正月 春王二月 春王三月

何休曰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平旦為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為正雞鳴為朔法物芽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為正夜半為朔法物萌色尚赤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于是可得而觀之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召誥曰相古先民有夏天廸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廸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劉向曰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按日月星辰之行始於日至陰陽

風雨之氣徵於丑仲王政民事之序揆於寅正三正並行而不悖尙矣夏書曰怠棄三正子丑非春其諸後儒之惑與

備四時

春王正月

莊公五年

夏四月

桓公九年

秋七月

隱公六年

冬十月

桓公元年

公羊子曰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何休曰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尙書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是也魏相曰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明王謹於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

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書曰撫於五辰庶績其凝

正日月

十二月

閏月

文公六年

六十日

上辛季辛

朔

晦

日中

日下昃

夜

夜中

書曰協時月正日左氏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又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記曰天子元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于大廟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魯語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

政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
刑日八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
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
後即安庭燎之詩曰夜如何其夜未央齊詩曰不能辰夜不
宿則莫

審天命廢興

二年春 三年春王二月 四年春王二月 五年春 六年

春 七年春王三月 八年春 九年春 十年春王二月

正此

月也隱無正故辟之也

十一年春

隱公

穀梁子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

正隱不使讓

八年春

隱公

有三月曷不繫諸時決不月也遇在內不月也況在外乎不
月則不言春王春天時也月王月也此有三月矣曷不繫之
于王王繫之春然後以月繫之王歲之始莫先於臨天下之
一人而後有萬不同之事物無不繫之於王月以月承春王
不可闕也不以月承春王不可以不闕也據亂而作苟非桓
公之策書則不忍輒以爲無王矣慎言哉

元年春王正月

桓公

穀梁子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所以治桓也

二年春王正月

其曰王何也程子曰正督之罪也

十年春王正月

其曰王何也盈數也十年必棄書王紀常也本胡氏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其曰王何也曰謹其終也易曰物不可以終否

三年春王月

特會不恒月其月何決不王也四年春正月狩不月此月決不王也五年

春正月

鮑卒不正決非以與夷終生故王也六年春正月來不恒月決不王也七年春二月

八年春正月

九年春曷不月月則無嫌于不王尊王后也十有一

年春正月

十有二年春正月 十有三年春正月 十有四

年春正月

十有五年春二月曷為月求車則輕矣十有六年春正月

十有七年春正月

穀梁子曰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誅之也諸侯不能救

伐之也百姓不能去不能討則宜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聞

之曰去名以存實也

王

不稱天何也貶天子可貶乎曰以天道臨之可也君臣之義

嫡妾之辨人莫大焉天莫大焉

四年春

夏 七年春 夏桓公

程子曰人理滅矣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成矣故不具

四時聞之書曰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其不具于是年

何也其諸以朝聘之者與

夏五月

莊公二十有二年

五月不首時其首時何著異也忘父葬母謀取仇女異之大

者也以天時爲于此焉變矣著變以存其常焉爾本何

元年春王三月定公

穀梁子曰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

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

十有四年春 夏 秋定公

去冬何也不終也本何是年也齊歸女樂季孫受之而孔子

行故曰不終易曰无喪无得其吾聖人與汔至亦未繙井羸

其瓶凶夫季桓子與昭公十年不說義何曰可以無關闕而

公無冬上下皆見夏五類也今上下之文未有以明見必如郭公類也夫子親于其時奚不可具哉故曰削也猥以爲闕非明也其陋也非慎也其惑也夫乃以聖人之去國爲淺事也而可哉

察五行祥異

洪範曰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

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二五事

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

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

聖八庶徵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

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

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

士惟月師尹惟日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

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棄法律逐功臣殺大子以

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脩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

兄則稼穡不成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竟則金不從

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貌之不恭
 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
 龜孽時則有雉既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時則有青青
 祥惟金沴木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蟲多之類謂之孽及六畜謂之既及人謂之病異物生謂之眚
 自外來謂之祥氣相傷謂之沴每云時則以絕凡六沴之
 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或在後也
 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咎不由下書曰歲
 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咎由斯人不進賢黜惡
 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民惟邦本王者所
 至也書曰爽惟天其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鄭康成
 罰極我其不怨四月為別月以一句為別日則始平旦訖黃昏間三時為
 別又曰二辰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日月
 夕則下公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日月夕則大夫歲之
 夕也日月朝則上士日月中則下士其餘差以尊卑多少

則悉矣竊謂天下有道其不善者受之天下無道則殆
 及善者詩曰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父如彼泉流無
 淪胥言之不從是謂不父厥咎僭厥罰恆陽厥極憂時則
 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介蟲之孽金也明貌有毛蟲之
 見金之有虎孽也時則有犬既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
 祥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豫厥罰恆燠厥極
 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師古曰羸螟之類無鱗
 羸蟲者土也不言羽蟲甲毛羽按羽蟲者火也時則有羊既時則有目病時則有
 者火病則兼其下也
 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說曰燠則冬溫故有草妖凡妖貌則
 五色物之大分在于眚祥故聽之不聰是惟不謀厥咎急
 聖人以爲草妖失秉之明也
 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既
 時則有耳病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

不聖厥咎霜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

木勝土彊則木不能令土弱則木侮之

時則有牛旤時則有心腹

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皇之不極

是謂不建厥咎眚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

龍蛇之孽時則有馬旤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

月亂行星辰逆行

不言五行沴天而日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爲若下不敢沴天尊尊之義也

六沴作見若是共禦五福乃降若不共禦六極其下

曰經所不言何故傳之不殆于誣乎曰烏是何言與天有

五行地有五行陳天之五合地之五明天道也重皇極也

昧者見以爲六也故疑之明者知其爲合也故信之且夫

皇極所以立命故曰建五事所以事天故曰敬事一不修

敬有闕爾皇之不極非不克建而已乃蕩然大壞逆天道

甚也是故五事有變傷其質

五沴是也

質具于地皇極不建沴

其象

日月星辰是也

象見于天獨不見夫易乎貌言視聽如六子

然思如坤皇極如乾傳五行不傳皇極是知坤藏不知乾

君也并五事在皇極是知成象不知效法也知地而不知

天則悖矣知一而不知二則謬矣不此之誣而以傳爲誣

是何言也獨不見夫易乎曰然則經不言何也曰有之歲

也月也日也天道也歲月日時無易皇極之建應此矣日

月歲時旣易皇極不建應此矣其曰厥咎眚何也蒙甚也

天奪其鑒已在易明夷之賁曰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

地殆此謂矣霜亂五官地也眚亂五性天也厥罰恆陰何

也風甚也或觀其物已詩曰終風且暄下則爲雲物尙在下

上則爲禋象則已高凡十五物皆繫于日其在周禮春官職

之厥咎類蒙厥罰類風不別著象何也一以管四者心也

一以行四者風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各以五配而不能

爲六也雨暘燠寒非天乎曰其本在地地道无成故歸諸

天然則恆陰亦地也曰天氣擾地不應易曰密雲不雨已

上也射妖何也曰其在書乎男子事也用是見脂夜之妖

蓋女子象也龍蛇之孽何也曰極陰疑陽其將戰乎在易

坤之剝曰龍戰于野其血元黃馬旤何也馬健行地其象

配乾故屬皇極五事盡失六極不盡應獨歸之弱何也曰

其知天道乎是謂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自有生民以來墜

命亡氏蹈其國家者胥在此人見其弱也而悲之而閔之

不知天之棄之也威莫甚于此矣凡以蕩然大壞逆天道

甚故爾豈曰一事偶失哉曰日月有常行何謂亂星之逆

行亦常也何謂沴曰苟以爲常生必有死興必有廢治必

有亂存必有亡莫非常也則將不復危懼晏晏如故奚不

祥甚哉曰此天之命不可知也故曰異若天之行則可知

也何異之有曰昧者皆不知神者盡知之蔽者一知一不

知畸常畸異奚足以定是非余寧知禍之逮人也天不有

期焉聖不先覺焉女尙良知日月之眚聖弗克知女短長

之命信乎否也曰聖知之不以告人亦以爲非常云爾曰

固非常也聖人曷常以日月之行之故告人乎春秋書日

有食之不著其食之者老聃云安知其不見星也古之人不以日月之眚諄諄然示人亦明矣敬天故也若夫禍福之故聖人則既告女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重之以蓍龜臨之以明哲申之以誓誥勸之以歌誦皆是物也夫乃以爲非常也固聖人之所以爲大常也曰日月星辰之沴固非常矣是亦亟矣乃必使人懼于咎乎曰非日月星辰之變使懼咎也極之不建實自取謫焉苟有壞國喪家亡人其小大亦良應之甚可畏也曰家人亦應之乎曰奚在其不應也傳曰謂母之子也可謂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經曰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固古今貴賤之達理也苟有庶人傲狠明德以亂天常雖

當天地之災不異焉奚在其不應也中庸記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初不在大也孟子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亦不在小也

高宗彤日曰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允典祀無豐于昵

此事應也事天如事親父母怒之必誠求其所以然多方擬議之既得而後已此之謂脩省怒而不知懼頑也懼而不知揅慢也揅而不察類舛也不當而不問其人傲也頑則絕之慢則疏之舛則謫之傲則厭之天地之大者在五行各一其性不得相干微召若影響其失也不知揅則已如欲揅之不敢不察其故所謂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也

五行之失如疾然氣雖亂各有所主不存其意不貫其理
以此事天何異許止之不嘗藥也五行之變非盡變也非
不遽復也謂和則俱和失則俱失是乃誣天地也不然夫
祖己之言亦曰正厥事可矣又曰典祀無豐于昵非所掇
之事當用此與人臣之義陳善必列其宜匡失必舉其敗
不敢爲無端崖之辭以溷其上而藏其姦敬之至也今日
恐懼脩省云爾將俾盡革其政與抑擇所振掇與抑空言
無施而百官萬事皆自若與此固姦以事君者所欲得以
飾其惡也欺君不祥誣天地不祥一言而不祥者三不說
事應之謂也

春王正月雨木冰

成公十有六年

公羊子曰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劉向以
爲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
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
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

木不曲直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桓公十有四年

公羊子曰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
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咨未復而君臣俱惰
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
御廩以戒之劉向以爲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
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

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于齊侯齊侯殺桓公

夏齊大災

莊公二十年

穀梁子曰其志以甚也劉向以爲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爲妻適庶數更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爭九月不得葬公羊子曰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董仲舒以爲魯夫人淫於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天故天災所予也

五月己巳西宮災

僖公二十年

公羊子曰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

災何以書記異也

不志事應何也疑誤則闕之

夏成周宣榭火

宣公十六年

公羊子曰宣榭者何宣宮之榭也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子曰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左氏曰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董仲舒劉向以爲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而藏之按成周者天子之下都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成公三年二月

公羊子曰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以爲此象宣公簒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

天道莫明於此矣

春宋災

襄公九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
記災也劉向以為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

五月甲子宋災

襄公三
十年

劉向以為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應火不炎上之罰也

夏四月陳災

昭公
九年

左氏曰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
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
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即亡楚克
有之天之道也

雜占非經義也志雜占何也
明所用廣不舉一而廢百也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昭公十
有八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

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穀梁子曰其日以同日也董
仲舒以為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
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于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
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劉向以為宋陳王者之後衛鄭周
同姓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事
王子朝子朝楚之出也及宋衛陳鄭亦皆外附于楚亡尊周
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
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舉也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定公
二年

公羊子曰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為不言
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時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

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董仲舒劉向以為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於外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于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哀公三年

公羊子曰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董仲舒劉向以為此二宮違禮者也哀公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按此毀廟也言災何宜毀不毀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哀公四年

穀梁子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

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公羊子曰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董仲舒劉向以為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于哀定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也

火不炎上

無麥苗

莊公七年秋

公羊子曰無苗則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何休以為先是莊公伐衛納朔用兵踰年夫人數出淫泆民怨之所生

大無麥禾

莊公二十八年

穀梁子曰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劉向以為不

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也是時夫人
淫於二叔外內無別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遂不改寤四年而
死甌流二世奢淫之患也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于麥
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于五穀最重麥與禾也

饑宣公十年冬

公羊子曰何以書以重書也

不志事應與大水同

饑宣公十年有五年冬不志事應與蝗生同

大饑襄公二十有四年冬

有死傷曰饑死傷甚曰大饑此皆凶年也曷為或書其本或
書其末書其本無備也上怠也書其末不恤也怠乎怠者也
民力單矣王澤竭矣

稼穡不成

秋大水

桓公元年

左氏曰凡平原出水為大水穀梁子曰高下有水曰大水

高

也下隰也古之治田也其察高下則微

何以書記災也董仲舒劉向以為桓弑

君兄臣民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弑其君桓會諸侯受宋賂而

歸又仍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故十三年夏復大水

劉歆則謂桓易許田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

歆之說可兼也

桓罪重故也

按災曷為或專舉水旱或并言二穀舉水旱察也言

二穀重也災之爾則輕無則重麥苗俱則重兼他穀則輕不

重弗識弗別不察春秋之辭也

夏大水

桓公十年三年

莊侍郎春秋正辭

庚申補刊

漢志又以爲夫人驕淫將弑君桓不寤卒弑死又說何也擬議之也

秋大水莊公七年事應在無麥苗

秋宋大水莊公十有一年

穀梁子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公羊子曰及我也二說何也母質也董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爲乘邱郕之戰百姓

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爲時宋愍公驕慢睹災不

改明年宋萬弑公

大水莊公二十有四年秋

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爲哀姜初入大夫宗婦見用幣又淫于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明年仍大水歆則謂先是飾宗廟以夸夫人簡宗廟之罰也

飾不當故曰簡

秋大水莊公二十有五年

大水宣公十年秋

董仲舒以爲時比伐邾取邑亦見報復兵讎連結百姓愁怨劉向以爲宣公殺子赤而立以濟西田賂齊又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旤皆賤公行非其正也竊謂先是遂不伏辜仍寵其子三桓專政自此始陰盛極矣

秋大水成公五年

董仲舒劉向以爲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蔑與僑如顓會晉宋陰勝陽

大水襄公二十有四年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莊侍郎春秋正辭

庚申補刊

董仲舒以為國小兵弱數敵彊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
為慢鄰國鄰國亟伐百姓騷動穀大不成其災甚也竊按自
是無水災與曰未可知也雖有其不書也其不書何也以志
災則莫恤民矣以志戒則莫畏天矣其志者地震云乎雨雹
云乎凡怪異云乎惟火災之為亟以是為人之所震而動也
書曰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水不潤下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隱公九年

左氏曰癸酉大雨霖以震與經異文者釋大雨乃霖雨也書始也庚辰大雨

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
穀梁子曰震雷也電霆也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

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劉向以為
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
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
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
則孕毓根荑保藏蟄蟲辟盛陰之害出地則長養華實發陽
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謂諸侯是
時隱居位久翬有逆心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
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賊弟佞臣將作
亂矣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間隙而勝陽纂弑之禍將成也公
不寤後二年而弑

恆雨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僖公十有五年九月

公羊子曰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也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子曰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左氏說展氏之廟也在朔言朔在晦言晦劉向以為夷伯世大夫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明年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

雷

冬不雨莊公三十有一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休以為先是比築三臺慶牙專

政之應竊謂一時不雨則以異書何志戒也用是見魯有君

子謂其臣猶克慎微而先戒故因而著之也詩曰莫肯念亂誰

無父母

冬十月不雨僖公二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僖公三年

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左氏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為災也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漢志先是敗邾莒獲莒拏炕陽之應

六月雨僖公三年

穀梁子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何休曰大平一月不雨即書春秋亂世一時乃書此月者僖公能退辟

正殿飭過求已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
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故詳錄之明天人相與之際不可
不察其意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文公二年

穀梁子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
也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
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
故以異書也何休曰京房易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
斯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
也政在公子遂之所致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文公十年

何休曰公子遂之所致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文公十有三年

何休曰遂之所致按文無志乎民則曷爲亟書之仁之也何
用仁之也天未厭之也自是無書者矣易曰憂悔吝者存乎
介

夏大旱

僖公二十有一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災也董仲舒劉向以爲外倚彊楚炕陽
失衆又作南門勞民興役之應竊謂自後比歲伐邾敗于升
陘有起兵動衆之憂主言不從也

大旱

宣公七年秋

上連兵伐萊下公見執辱外憂也主言不從之罰

秋大雩襄公五年

左氏曰旱也按旱則其曰雩何所救非所救也其曰雩何也

無以旱書者矣書雩始此乎前此矣前此書旱其曰雩徵過

也志僭也自此不書旱其曰雩志旱也惡僭也僭所以旱也

以僭救旱非所救矣

秋九月大雩襄公十年有六年秋九月大雩襄公十年有七年秋八月大

雩襄公二十八年八月大雩昭公三年秋九月大雩昭公六年大雩昭公八年九

月大雩昭公十年有四年秋八月大雩昭公二十年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昭公二十五年

左氏曰書再雩旱甚也穀梁子曰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竊謂僭甚矣憂至矣然而不書旱不繫乎災也自是

而公孫矣舉日不舉辰尊祀事也據取部取陽曰季不曰下尊之也

九月大雩定公元年

大雩定公七年九月大雩

再雩旱也曷不言又其日疏矣何以書志瀆也或月或不月詳略之文也陪臣執國命僭甚矣內憂也言不從之罰

恆陽

無冰桓公十四年春

穀梁子曰無冰時燠也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左氏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

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水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苗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劉向以爲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內失百姓外失諸侯鄭伯突篡兄而立公與相親長養同類不明善惡之罰也董仲舒以爲夫人不正陰失節也

無冰

成公元年春

董仲舒以爲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作邱甲陽失節劉向以爲時公幼弱政舒緩也

春無冰

襄公二十有八年

何以書記異也臣專兵不志君築宮不志志無冰而已矣明天道也詩曰哀今之人胡潛莫懲公失政豫而無立志臣下不稟命而專行役于彊大身往朝楚季氏因取卞忍而不能治歸作楚宮卒薨于此不明甚矣

漢志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桓公內弑君兄外成宋亂與鄭易邑背畔周室成公時楚橫行中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討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誅伐不行

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亡寒歲秦滅亡燠年

恒燠

冬十月雨雪

桓公八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何休曰此陰氣大盛兵象也是後有郎師龍門之戰流血尤深劉向以為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

冬大雨雪

僖公十年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陰盛甚也左氏曰平地尺為大雪

秋大雨雹

僖公二十有九年

左氏曰為災也劉向以為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

入則散而為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于寒泉則為冰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猶月食也僖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于弑君故陰脅陽之象先見

冬大雨雹

昭公三年

漢志是時季氏專權脅君之象見昭公不寤卒逐昭公

春王正月大雨雹

昭公四年事應同三年

冬十月隕霜殺菽

定公元年

穀梁子曰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異大乎災也劉向以為十月于卦為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

皇清經義

卷三十三

莊侍郎春秋正辭

庚申補刊

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公死于外定初得立故天見異以示之也

恆寒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鵲退飛過宋都僖公十六年

左氏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鵲退飛過宋都風也穀梁子

曰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

散辭也耳治也是月決不日而月也異日而不著其甲子六鵲退飛過

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鵲微有知之物

石無知故日之鵲微有知故月之日月有義乎曰著詳略之文也于以正外內于以定

尊卑于以審輕重于以紀遠邇于以徵敬怠于以別同異如

之何其可廢也然則無知何以日微有知何以月日不過乎

物以事天也無知而變變出于天有知而君子之於物無所

變變出于地或日或不日尊卑之辭也

苟而已石鵲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鵲之辭不

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公羊子曰曷為先言實而後

言石實石記聞聞其確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為先言六

而後言鵲六鵲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鵲徐而察之

則退飛五石六鵲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

者之後記異也劉向曰鵲陽也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

退何休曰宋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耿介自用卒

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鵲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

明甚可畏也按內史叔興之言何謂也曰是乃可懼矣固非

吉凶所生也而吉凶所應也人實自敗非由妖敗妖由人興

也人無鸞焉妖不自作女忘諸乎女聞吉凶由人而謂陰陽

不由人也其可乎夫人神之主也天地之心也主而曠之心而遠之其存者與有幾襄公能遂覺寤安有危身喪師之禍此內史告人意也非預之所知也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天下不相邇也多士曰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天人不相遠也其知之矣

恆風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僖公三十三年冬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劉向以為今十月周十二月于易五為天位為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于天位其卦為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

顓權三垣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為亂矣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也陰成陽事象臣顓君作威福董仲舒以為李梅實臣下彊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

草妖華孽

冬多麋

莊公十有七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

何異爾多則異也

劉向以為莊公將取齊

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莊公不寤幾亡社稷

毛蟲之孽

螟

隱公五年秋

皇清紀略

卷三十五 莊侍郎春秋正辭

庚申補刊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子曰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按食苗心曰螟董仲舒劉向以為時公觀魚于棠貪利之應

螟隱公八年秋

漢志以為鄭以邠易許田隱有貪利心

螟莊公六年秋

董仲舒劉向以為齊人歸衛寶魯受之貪利應也

螽桓公五年秋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子曰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按螽蝗也漢志以為桓公取鼎易邑興役起城何休曰煩擾之所生

八月螽僖公十五年

劉向以為兵比三年在外

雨螽于宋文公三年秋

公羊子曰雨螽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何休曰羣臣爭疆相殘賊之象是後大臣比爭鬪相殺司城逃子哀奔國家廓然朝廷空無人

螽文公八年冬

何休曰先是公如晉公孫敖公子遂比出不可使勢奪於大夫煩擾之應

秋八月螽宣公六年

劉向以爲先是伐莒後再如齊謀伐萊

秋螽宣公十有三年

漢志以爲公孫歸父又會伐莒

秋螽宣公十有五年

漢志以爲宣亡熟歲數有軍旅

冬螽生宣公十有五年

公羊子曰未有言螽生者此其言螽生何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董仲舒曰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

之尙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又曰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告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謂幸國聖主賢君尙樂受忠臣之諫而況受天譴也

八月螽襄公七年

是夏也用眾城費費季氏邑也易常擾民之應

冬十有二月螽哀公十有二年

災曠不志矣其書螽何以用田賦不可不書螽也螽生猶言之而況螽乎此災也言十有二月何志失閏也非記異也董

仲舒曰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九月螽哀公十三年十有二月螽

再書螽何甚之也宣書螽生繼歲書大有年以存民也哀比年而三書螽國幾亡矣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其月何志失閏也

羸蟲之孽

秋有蜮莊公十八年

穀梁子曰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公羊子曰何以書記

異也劉向以為蜮猶惑也南越亂氣所生竊謂莊公之時亂既極矣惑亦甚矣天之示異昭昭著明可不懼哉

秋有蜚莊公二十九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竊謂淫亂之所生為戒明矣

眚氣所生

有鸛鵒來巢昭公二十五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劉向以為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

祥氣所致

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宣公三年

穀梁子曰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劉向以為近牛禍也宣

公殺子赤而立又以喪取天甚惡之禍雖不及其身生則不饗其祀死則災燔其廟

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

成公七年

劉向以爲成公時三家始顓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旤故於郊祭而見戒鼠小蟲性盜竊鼯又其小者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鼯鼠食郊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不寤三家之權成公室遂卑

鼯鼠食郊牛牛死

定公十年有五年

公羊子曰曷爲不言其所食漫也劉向以爲定公知季氏專

惡如彼孔子聖德如此卒用季桓而退孔子無道甚矣竊謂所食漫禍浸深也五月定公薨

鼯鼠食郊牛角

哀公元年

比歲見食天重戒之哀公不寤卒奔於越定之終無始哀之始無終仲舒曰不時不見信哉

牛旤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於鹹

文公十一年

公羊子曰狄者何長狄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劉向以爲不行禮義大爲夷狄之行將必敗亡其後魯及齊晉皆有篡弑之禍近下人伐上之病也

下人伐上之病

世室屋壞

文公十有三年

劉向以為文公棄禮數矣內為貌不恭而狂外為言不從而僭逆祀之歲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若是者三而大室屋壞矣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而陵夷也

金沴木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僖公十有四年

公羊子曰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何休以為河者陰之精象齊桓將卒霸道毀夷狄動宋襄為楚所執之應穀梁子曰林屬于山為麓沙山名也無崩道而

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劉向以為麓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臣下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後齊桓死天下散而從楚王札子殺二大夫晉敗天子之師莫能征討從是陵遲左氏說沙麓晉地沙山名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者也

九月癸酉地震

文公九年

公羊子曰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子曰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何休以為地動者象陰為陽行是時魯文公制于公子遂齊晉失道四方叛德劉向以為先是齊桓晉文魯釐二伯賢君新沒周襄王失道楚商臣弑父諸侯皆不肖權傾于下天戒若曰臣下彊盛者將動為害後宋魯晉莒陳齊皆弑君

梁山崩

成公五年夏

公羊子曰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汩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何休以爲此象諸侯失勢王道絕大夫擅恣爲海內害六十年之中弑君十四亡國三十二溴梁之盟徧刺天下之大夫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下亂百姓將失其所矣後晉暴殺三卿厲公以弑其後孫甯出衛獻三家逐魯昭尹亂王室

五月甲子地震

襄公十六年

何休以爲是時溴梁之盟政在臣下其後叛臣二弑君五楚滅舒鳩齊侯襲莒大夫乖離出奔兵事最甚劉向以爲自後

崔氏專齊欒盈亂晉良霄傾鄭闍殺吳子燕逐其君楚滅陳蔡

己卯地震

昭公十九年夏五月

何休以爲季氏稍盛宋南里以叛王室大亂諸侯莫救晉人圖郊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朝之應劉向以爲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蔡莒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

八月乙未地震

昭公二十三年

何休以爲猛朝更起與王爭入晉陵周竟吳敗六國季氏逐昭公吳光弑僚滅徐故地爲再動劉向以爲是時劉單立王子猛尹氏立子朝其後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宋五大夫晉

二大夫皆以地叛

夏四月甲午地震哀公三年

何休以爲象季氏專政蒯瞶犯父命是後蔡大夫專相放盜殺蔡侯申辟伯晉而京師楚黃池之會吳大爲主劉向以爲是時諸侯皆信邪臣莫能用孔子盜殺蔡侯齊陳乞弑君

金木水火沴土

皇清經解卷三百七十五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香山黃熊文番禹陳起榮新校

皇清經解卷三百七十六

學海堂

春秋正辭

武進莊侍郎存與著

天子辭弟二

正王伐曰思古明王賞善罰惡祈父不聰免爰其作正王守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顧瞻有河未改天命正王出曰疾恆不死未亡其中思而不懼在周之東襄不監惠禍廼有再以親屏周憂其所恃正王居曰遠有力臣邇有親臣剛德不疚師聖友賢渙五正位克定厥家王無一焉曷云其居安不言居危不言出匪風之傷以存周室正王入曰亂其定乎汔可小惕無輔無民僅亦守位正王崩葬曰君子知敝並建聖哲懼於不終日慎一日武王遭疾周公憂悴離明兩作突如可畏同召六卿道揚末

命成康之隆萬世其訓方喪三年同軌畢至宅憂不言容衣可事正王世子曰元良之位尊如社宗名號蚤繫蠱佞不生貴戚執政咸有臣志固將君我而入學以齒慎惟深哉是謂无妄左右正矣習與智長匪正有眚不宜有往正王子曰鳴鳩均養七子上下如一奚爲制禮接子以及冠昏每事殊異於適有義有方陪以秉德何嫌何疑愛不自克愛不自克胡能有定階而引之俾毒其正是曰不愛能愛惟順正王后曰天地之基爲宗廟主敬慎重正咨親咨禮三代興廢莫不由此仁貪異生各以其母母養乳虎將傷天下素成之道爲後世戒正王姬曰二女釐降欽哉帝典天乙歸妹陰禮則闡肅雍之貴不在車服同姓主之咸正無缺正王母弟曰人道親親念我二人天子亦無多所

厚所厚惟世子母弟推而放之準乎四海富而貴之常常見之同其好惡曷問是非一人果有所私則萬姓咸喜矧有師保養以聖度如何不思亦莫不顧正王臣內難曰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周德之衰箕子先戒曰于其母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乖離不和殃禍所起官人以世實違天紀正王臣外難曰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天子之吏殆辱於戎裔詩人所哀逢此百罹正王使曰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行人有常數矣古者有分土無分民王靈所及民功以爲紀路節不寧隼飛安止苟以爲榮盍思其愧瀆之謂何徵求自茲始刺在大夫況乃王之宰正王臣會諸侯曰曷敢不信要於至尊齊桓知節晉文已慎尹單將間以同盟云借曰外楚冠裳等夷

召陵既會散令愈卑正王臣會陪臣曰侯大夫入天子國曰士禮不會公侯劓王官伯乎重而不正翟泉爲甚嗟乎羝羊僅亦觸藩牧羊者力能決之正王臣卒葬曰始於踐土終於召陵皆獎王室晉主夏盟虎也要言卷實不度親臣處內同外諸侯之爵姑曰顛趾寢乎折其足正王臣私交曰有至尊者不貳之祭吾同祖不得受其私天子大夫親不與諸侯通則順則宜忿生之嗣我又何求諱其要君比以爲亢正王師曰宣榭志災乃志王師以自敗爲文實晉與戎敗之晉罪可勝誅乎晉曰勤王會不言從王其人已微其禮已亢王室蠢蠢爾侯伯也會不若癸婦憂宗周之隕正王都邑土田曰以爲民極服於土中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相宅則復卽辟于周日夜勞來我西土一豐

一鎬相述作豐水之事豈不詒子孫謀哉厲頻幽蹙平徙於洛魚以況民亦匪克樂蓂叔之謀乃城成周欲復文武不知用尼甫卻行以走沒身不得於道正畿內侯國邑曰虞公虢公天子之三公也河內河外河東天子之股肱也傳忘其舊誰與發蒙滑外列會鄭割甸服於平有哀戎乃在洛父兄甥舅半爲秦臣終南作歌憤兮其謂諸侯君正王命伐國曰倍上則誅犯令則絕宗盟謂何若茲不睦惠以請齊襄乃出狄曰伐以著之曾是以爲義乎取櫟之役犯中國云爾赫赫明明王命焉在矣正朝王曰朝言恭也獨我乎爲之者晉重也晉重請之王惟從之也臣節未盡不可以言恭也在盟之既不恭大也自我言之固無罪也日不繫月昭乎辨也正錫命曰三志錫命稱名則殊自褻

其天盍思出言定名之自上祐乎王實承天爲天子隱之繫之以爵稱之爲天下君縱忍自輕若上帝臨女何正大夫見天子曰殷見者守臣也殷頗者陪臣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則恩相逮也偶以晉卑於齊也拜命弗親天災弗葵也見不如弗見幸王吏之不余治也失常且以爲常哀哉承學之士愚而不能違也

王伐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桓公五年

蔡衛陳皆何以稱人侯不行使大夫從也其與幾何春秋不志王室事天子伐國不可見以從王伐國者見之曷爲見之非所以伐也鄭伯當誅矣王躬不可以不省不可以不重輕

用其民王室危輕用其身天下危從命拒命不竟錄也鄭罪既盈於誅春秋之義務全至尊而立人紀焉月不繫王傷三王之道壞也諸侯不知有天子此可忍言孰不可忍言以天下言之曰天王王承天也繫王於天一人匪自號曰天王也自侯氏言之從王焉朝于王焉至尊者王也不上援於天若王后王世子王子王姬繫於王則止皆不得以不稱天爲疑問矣

王崩葬

三月庚戌天王崩

隱公三年平王

魯史義不志王室事是故天子不志卽位以諸侯爲天子服喪三年志天王崩則我君爲平王喪三年矣春秋禮不備雖

有事焉而不書書曰三月庚戌天王崩以無大不備焉而敬書之苟小不備而遂削不書非所以奉至尊而立中國之人紀也曷以知其小不備於來求賻見之也言求之不言歸之求而後歸則如弗歸言求以見不歸之惡雖然放飯流歎遑問齒決乎曷以知其無大不備以書來求賻見之也譏不歸賻則奔喪無闕矣吁平王五十載天子也雖曰王室既卑魯猶是姬姓必將復先王之職焉愍置天崩地坼之變於若罔聞知乎必不然也然則春秋何以作乎法文王也樂道堯舜之道也豈曰天子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共職而遂以王迹爲不熄乎夫王迹在朝覲享獻賀喜弔災云爾乎在舉一世而甄陶之皞皞如也平王祚東周二十餘世而後亡禮

樂典章夫子問萇叔時具存無恙豈後世京邑亂亡四方莫或饋餉百官采摛拾薪以自給者比也而謂愍親如魯東遷之始已不奔天王喪乎孟子言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且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夫不以平王爲孝子桓王以下爲慈孫乎三代之祚無過二三十世而孟子必曰百世古之聖人其文辭孫順固如此傳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周公欲天下諸侯師文王也服事可師受命益可師周之子孫得如虞夏商之子孫不亦可乎少康中興虞思之力也孰謂三代之王天下天下不爲公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公十有五年
桓王

恒辭也不以禮不備不書至尊也

王后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桓公八年

辭不異於祭伯來則若非王命然也逆王后非王命則不可雖曰不極主人王命也可以遂事乎公羊傳之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聖人之辭恭而有禮曰王后其辭成矣以立諸夏之人紀也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桓公九年

自父母言之尊爲王后必曰吾季姜不以君臣之義奪人父子之親雖然王后無出道非若諸侯以下婦人有歸宗之義也成之曰王后王者無外則王后無出也曰季姜本之於父母以見其貴故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矣天

子所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曰京師辭不失舊晉士知之矣將有其名而已乎夫子告哀公曰疆蕞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細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王者猶玉血者猶血洒者猶酒此所謂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也雖然生死之服物采章輕重布之者其數尙如初也賈誼有言五伯征而諸侯從春秋之世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戰國之世也謂之五序得其道夏有羿澆實甚於周之東焉京師諸夏之父母也若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原人民之有謀主季子聞王風而歎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必以衆大之辭言之而其實不誣矣

王臣外難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隱公七年

重王命以重王使伐國之罪猶且降等焉故大之也春秋有不可書則辟之此何以書孰驕此戎者我與有責焉耳矣于楚丘罪其地之主人以歸罪凡伯辱天王之命也王室之從政者固若此乎不與夷狄之執中國豈與執天子之使哉非愈乎執也執亦不言執也王風是以諷于役閔矣東方之侯有一人起而問此戎者乎

冬晉人執虞公僖公五年

此滅虞也曷為書執而已忌也虞畿內之國滅而不忌是無天子也虞曰公王官也晉曰人晉侯也目人以執王官罪既盈於誅矣舉可誅而人之以不失罪不書滅以隱之而不傷

義故曰史事也春秋者道也

王使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隱公七年

此天子之使其言聘何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存類省問皆聘也北面稱臣受之於大廟則何以書榮之也喜之也諸侯有功德於其民則天子使問之云爾魯使可以自省矣有則榮之無則愧之孰往公如京師也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常事也我之往者不書見公之往也凡伯者何天子之上大夫也凡采伯字也天子之上大夫繫字於采公羊家傳之矣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隱公九年

八年於茲公不一如京師又不使大夫聘天王則再使上大

夫來聘周德雖衰不如是甚也公如京師矣以爲常事而不書也宋公不王而謀伐之在此歲矣齊人朝王在往年矣書曰天王使南季來聘見公之朝於天子也公一朝王比使聘則以爲非常數而志之矣得其常數不志於春秋春秋非記事之史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公四年

爲天下君曾可以亂獄有所歸遂不探其情不加誅於弑君之賊乎積月而歲四年於茲力不能討繫可閔也聖人不責也崇獎亂人豈天意哉王使來聘文王作罰於是蕩然三綱絕矣是歲有事舉不足錄也以天時爲於此焉變矣辭非有所嫌則天王不改也宰官也渠名也伯糾字也以官氏名且

字下大夫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桓公五年

比年而聘何爲乎謹而志之不可得而略也何言乎仍叔之子公羊子曰譏父老子代從政也賢者之路絕矣孝子之行薄矣

天王使家父來聘

桓公八年

聘者三至不可以已乎不勝譏旣譏其始不復譏也且不可得削家氏也父字也不以伯仲別中大夫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僖公三十年

何言乎天王使宰周公來聘非常事也其爲非常事奈何齊桓長諸侯王使不下聘晉文繼之再致天子使晉士盟天子

之大夫時則以天子之聘爲非常事焉而志之時則絕不志
晉之聘使不得與齊衛爲倫比辟天子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隱公三年

來求賻何以書譏不歸賻也天王之喪一小不備謹而志之
尊尊之義篤焉有司正其過足矣使人求之閔宗周也君子
爲祿仕陽陽然無所用心必至此云爾何言乎武氏子公羊
子曰父卒子未命則微矣何以氏之以大夫之禮行以大夫
之禮待之故氏之稱之曰子其私喪未畢必以子道正之也
不稱使左邱氏曰王未葬公羊子曰當喪未君非王命不行
於天下則其不稱使何天子之宰通於四海總己以聽惟此
時爲得通雖然王命在節使必持節則王命在所使者矣故

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桓公十五年

王者懷諸侯之典厚往薄來必無辭讓亦無徵求求車非也
則未知爲乘車與兵車與田車與器貢也有常數矣車何必
不貢貢之則可求之則不可

王臣會諸侯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

人伐秦

成公十三年

此與秦戰曷爲不言戰義不繫乎戰也諸侯不王因伐秦而
後王晉有秦怨連東諸侯之師踰數千里越河山而伐秦伐
則已著矣義不繫乎戰也且不使秦得以敵乎諸侯也王官

不書以爲非天下之事也

王臣會陪臣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僖公二十

有九年

翟泉天子之側也孰會之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盟天子之大夫也王人者孰謂王子虎也何以稱人微之也曷爲微之與陪臣盟也諱公王子虎不書使若微者然故曰不正是晉狐偃宋公孫固也其皆稱人何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土固人也大夫始會不得以名見也大夫入天子之國不見天子乎曰是殷頰也內無大夫焉則不可以見外大夫之見然則公不見天子乎朝也朝則曷爲不言公如京師諸侯

以大夫頰而公朝焉恭也以爲常事焉而不書也公如京師不書公適諸侯書之公如京師曷爲皆不書禮曰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不事天子誅絕之罪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觀春秋朝諸侯有天下以三王爲法諸侯不王不可勝誅內有大惡臣子當爲君父諱一書公如京師則其百不如京師不可諱矣使皆若常事不書者然辟不事天子也然則何以見公之如京師與不如京師與不志大夫如京師公猶如京師也志大夫如京師公不復如京師也奔喪會葬皆若是公適諸侯曷爲書之禮曰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各于其州有道之國以習之宗廟社稷民人之守重矣是

故君非民事不舉天子微諸侯相爲朋黨小役大弱役强春秋養諸侯兵不用以三王爲法諸侯相如不可勝讖內有小惡君子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于人適大則舉必書皆以非常事書也于變之中又有言焉安危榮辱之義備矣公如京師皆不書然而有所書之存天下之大防也公適諸侯皆書之然而有所不書存天下之大防也水行者表深治民者表亂春秋以禮表天下之亂凡所書者皆所表也表之而不循幾何而不陷乎哉

王臣卒葬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隱公三年

天子之大夫不書卒此何以書公羊子曰天王崩諸侯之主

也禮相接斯恩相及矣則恩錄之乎以公奔喪錄之也春秋以諸侯奔天王之喪爲常事而不書諱他年之不奔喪也以吾君主尹氏而錄其卒則奔喪見矣要必書大夫如京師而後不奔喪之實乃亦益見故曰微而顯志而晦也書王子虎劉卷皆有讖焉尹氏無讖焉何以氏之而不名且終氏其末孫之奔楚者亦終不名公羊子曰讖世卿世卿非禮也其聖人之志乎制春秋以俟後聖後世之變害家凶國不皆以世卿故聖人明於憂患與故豈不知之則何以必讖世卿告爲民上者知天人之本篤君臣之義也告哀公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述湯武之書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是故非賢不可以爲卿君不尊賢則失其所以爲君彼

世卿者失賢之路蔽賢之壺也不然好賢如緇衣豈曰世卿而譏之乎伊陟巫賢非保又有殷之臣乎世卿非禮譏不尊賢養賢不必其害家凶國則凡國家之大患靡不禁於未然之前矣其善志哉世祿文王之典也世卿非文王之典也無故無新惟仁之親尊賢養賢之家法也保其宗廟守其祭祀卿大夫士之孝也聖人誨之矣如曰仕者不可世祿國可以無世臣則非譏世卿之指矣

王臣私交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隱公元年

此來朝也王命曰聘非王命則如曰朝而尊之曰來穀梁子曰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春秋內其國則曷以爲外交天

子辭也祭采也伯字也天子之上大夫辭曷爲與介葛盧同不嫌也何以知祭伯來之爲朝諸侯相爲賓謂之相朝天子之上大夫六命出封加一等則侯伯相若也故曰諸侯相爲賓寰內諸侯行外諸侯之禮故曰不正聘弓鏃矢不出竟易正也束修之問不行竟中無乃已甚乎天子上大夫不與諸侯親通古之訓也非以主人在喪而奪賓之禮與曰有主書以立教也約其文辭而指博主書於公之盟則不庸主書於祭伯之來執一者不知問亂之所以爲失也

王師

晉人圍郊

昭公二十三年

此二師圍郊專目晉人何外晉於王也諸侯勤王則師皆王

莊

卷三十七

莊侍郎春秋正辭

三

庚申補刊

師義不書晉晉自以爲晉矣不書從王師仇也不書王師不使仇也晉曰人是固人也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者上大夫也茲故微而人之不書潰非潰也民逃其上曰潰王師在是而何潰之有

王都邑土田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昭公三十二年

成周者何下都也王在是曷爲不言京師城而後爲京師也城而後爲京師者不忘舊也郊社在焉宗廟在焉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隱公八年

言歸則不言取如言取則不言歸苟非叛人則不以地名其

人言某人歸某邑某田云爾其相授受不以天子命尙猶責之略焉茲何以言鄭伯使宛來歸祊謝鄭伯之辭也不啻與莒牟夷邾黑肱等必且曰庚寅我入祊受叛人惡已見于王章惡難見不諱而目言之以是爲罪之不敢赦者也湯沐之邑四井之邑也爲田幾何何若是乎其重之方岳之下王者所以供給神祇昭上帝之有赫也自帝典以來封域有數至尊至重天子且不敢以私與人而諸侯乃以爲吾之賜邑彼專其地此盜其土乎侵上帝所居歆壤百王所事守其可赦乎不可赦乎是以目言之也誦詩讀書美矣富矣存于今日者漢文帝使諸生刺六經中所作之王制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桓公元年

自鄭伯以璧以者不以者也假許田假非所宜假也許田我朝宿之邑畿內之土田也言鄭假之不言桓子之緣先君之志以爲之辭此桓罪之薄者賊重黨賊者重私天子之田在鄭伯則罪均在桓公則輕重殊科是以不言桓之子之且見畿內重於諸侯之分地猶不若祔之爲邑自古及周皆以此爲祀上帝之田也

王畿內侯國邑

虞師晉師滅下陽

僖公二年

邑何以滅重畿內之邑也下陽滅而虢不書滅舉可書而誅之君子以爲雖滅國罪不加於邑矣曰虞師外虞師於王也外虞於王者虞自外也諸侯不得專地則不得專滅暨於四

海矣何獨重於畿內曰知畿內之重天下重治矣詩曰肇域彼四海語其盛也易曰自邑告命謂其衰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僖公十年

畿內國不言滅此其言滅何敗於列侯不言敗敗於戎言敗列侯滅國不言滅取邑言滅狄滅言滅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鄭人入滑

僖公二十年

滑畿內之國鄭入之無異文何曰善如問也是鄭滑也言內則皆內也言外則皆外也不內滑而外鄭也虞視晉晉則外矣滑視秦秦則外矣不內滑而外鄭不私滑也皆外之罪鄭也皆外之之爲罪鄭何鄭親而滑疏也曰孰親而自外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僖公三十有二年

鄭人入滑曰入秦人滅滑曰人不使滅也自是無滑矣秦雖弗有滑固滅矣則曰入何畿內之國也狄滅溫目言之方狄秦而弗目秦何狄伐周而不忌秦則有勤王之功焉方將狄之非故狄也

大夫見天子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僖公三十一年

大夫如京師昉於此乎曰前此矣前此有公如京師焉則不書公往不書書大夫往乎自此公不復如京師焉則書之不書大夫往則孰往者乎書之矣猶以爲常事焉而不悉書也此何以書以京師遂乎晉也其言遂何生事也聘必以主幣

受命而行遂不生事也其以生事之辭言之何辟不敬之罪于君也辟不敬之罪于君者尊京師也遂與圖事受命而行則歸惡焉爾聘常不專行無行則重賄反幣春秋志聘舍是則悉以專行之辭言之何書所重者也以京師遂乎晉重晉若京師也重晉若京師則惡矣舍是無所兼重乎曰自我言之皆爲適者苟皆爲適者專之可也偶之可也可則不志重晉若京師則志周公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二之以晉則不可其不可于是始君子謹而志之欲天下之一乎周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以君子之爲春秋有所憤乎此也亦有所樂乎此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文公元年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以非常事書也天王錫命而大夫拜焉其失常也大矣曷不辟之曰吾君在喪未可以見天子也錫之者亦有過焉則有辭於禮矣非所如而如之而後諱諱不事天子也

夏仲孫蔑如京師

宣公九年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以非常事書也公如齊而仲孫蔑如京師其失常也大矣曷不辟之曰宣罪當誅辟之何爲

叔孫豹如京師

襄公二十四年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以非常事書也此其爲非常事奈何以歲之不易何急于如京師乎豹之如京師也以齊人之城邾也齊人城邾而晉人不知其失常也大矣然則曷爲不言齊

人之城邾晉人若不知而諸侯莫往者我亦與有罪焉爾不言城邾辟不事天子之罪而全之也全之則其言如京師何惡晉侯之不臣也齊侯睦于王室則圍之齊人勤於王事則伐之不事天子晉首惡焉夷儀言會而不言伐不與晉侯之伐齊也楚子伐鄭不奪其諸侯之辭子楚子之救齊也伐不書救不書不可得而見書叔孫豹如京師則見矣

皇清經解卷三百七十六終

香山黃熊文番禹陳起榮新校

靈川秦培璠舊校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七十六

共

皇清經解三百七十七

學海堂

春秋正辭

武進士莊侍郎

存與

著

內辭第三

上

君父憂勤臣子安樂其永言哉諸侯子孫苦於所不知者五焉
上有明王其賞不僭雖曰象賢曷嘗不選蒙業以安之則寢微
寢滅之道也始也未誓繼不類見苟無他故王命忍弗錄乎公
繼世一穀梁子曰諱莫如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公羊子曰主
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左邱氏曰春秋之辭
微而顯志而晦非聖人誰能修之公繼故二衛武公年九十有
五使人日誦於側曰靡哲不愚不愚者其以齋終乎非其地不
哲也細行受細名大行受大名幼不誅長賤不誅貴正天名也

葬以死者之爵實生者之事也不正奚以名舍禮奚以葬爲君
薨葬三薨以不地見故君父之尊成也親吾君也而不地臣子
之痛深也故則不葬然而地且葬豈無故哉有所見矣君薨故
葬故四諸侯出則絕我可以曠八年無君乎春秋之辭恆有君
安於無君意如之心也若猶有君意如之迹也聖人誅其心因
其迹未嘗絕昭公於魯焉君孫五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然不
非也亦不譽生死非人所能也加一辭焉則惑矣子卒六慶父
誅宣公享慶父畧宣公詳伏其罪者惡易盡也享其利者惡難
盡也宣公生不若慶父死也子卒故七大昏爲大常事必錄之
夫人君之配也不錄禮不備也襄公爲君之微也桓公旣隕女
禍再窘莊公之季詩人所不刺宣成事異若無異辭以一字爲

褒貶古人不余欺也夫人八夫人子氏隱之妻也穀梁所傳不
可非也聲姜齊媵女也公羊有所受之而不得其問之所起也
終始具終始正齊姜也始不正著終不正不著穆姜也卑無廢
尊之義也噫嘻齊姜穆姜之喪始不備禮然且書之聖人不忍
畧焉君之配也且君之妣也然而有所畧有所不錄不有指乎
夫人薨葬九三綱絕則春秋絕之且差其等焉伏其罪惡已盡
享其利惡難盡豈不信乎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薨且葬焉莊
公吾先君也公羊子則微言矣乎夫人絕十齊桓明天子之禁
曰無以妾爲妻人道所以異於禽獸此其幾希胡康侯曰以妾
媵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
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

春秋之指正矣妾母十一適長子生則元子也矧終爲君者乎
舍是魯無適長子乎不終爲君春秋不書非記事之史也天之
生我我辰安在以是子爲不怨矣子生十二諸侯之子嫁於諸
侯尊同則錄之無主後者親之戚之來歸雖不終河廣之詩可
以爲法若宋共姬守死善道之君子不是過也錄之詳且明婦
人外成苟無受我而厚之者則同氣之恩重不以爲常事而畧
之厚之至也事變具矣內女十三父母在夫人寧禮也禮則致
女子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奔喪則犯禮犯禮則輕
重皆不致非奔喪也夫人寧十四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
也是謂與亂同事雖不敗國實小惡也夫人踰竟十五史盡其
惡聖人不削盡而不汙也絕夫人踰竟十六

公繼世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

五始大教也隱公春秋之始也公卽位可闕乎踐其位行其
禮削不書乎抑未嘗踐其位行其禮無可書乎曰公踐其位
行其禮然後稱元年君之始年非他人隱公也則何以不書
成公之讓與繼故者同辭非所以尊先君也桓弑君兄大惡
矣奚俟成隱之讓以甚之且書仲子有暱書仲子有宮讓亦
見之卽位大始也闕焉可乎無惑乎斥隱公卽位與衛人立
晉同實矣不爲讓且爲篡矣大惑不解盍觀夫子之賢伯夷
叔齊乎伯夷尊父命人知之伯夷逃父喪人不知之慙自處
于不孝所以尊父之命而全之也叔齊重天倫人知之叔齊

尊父命人不知之立己非正命也亦且逃之甯犯二不孝亦所以尊父之命而全之也以是求仁而各得焉善乎穀梁子之言隱公成父之惡以為讓所由與伯夷叔齊異矣嘗得而推言春秋之志天倫重矣父命尊矣讓國誠則循天理承父命不誠矣雖行即位之事若無事焉是以不書即位也君位國之本也南面者無君國之心北面者有二君之志位又焉在矣十年無正隱不自正國以無正也元年有正正隱之宜為正而不自為正不可一日而不之正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文公

即位者何正位也惡乎行之朝正於廟則行之受之祖以為國紀事畢而反喪服喪畢而請命乎天子於先君之薨也受

命為喪主庶莫敢干焉文公即位何以書先君以正終嗣君以正始雖不受命于即位無譏焉爾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成公

誅君之子不立公何以言即位曰天也天不僭大命不至而又嗣之乎曰周公之嗣無絕正也烏乎僭矣哉天祚周公曷禍其子孫而剝亂之曰禹有桀湯有紂文武有幽厲人也獨非天乎曰人動而天應之吾聞之云爾

公繼故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

公羊子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然則與繼世者同辭何以辨諸文公繼世也必志天王之錫命則

異之矣美惡不嫌以同辭起問者然則桓公之言卽位主人習其讀未知已之有罪焉問其傳而後知之斯著矣問其傳而亦不知則微辭也宣公繼故成公繼世其言卽位同則以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異之舍是不言錫命矣襄公以下同於成公不煩言也追錫桓公命則嫌於文公王不稱天以大異之然則桓公之告終稱嗣也若之何諸侯與國爲體祀隱公以考廟歸獄於蔿氏以爲旣討賊矣以誣道蔽諸侯夫子作春秋以閔僖之不稱卽位見之而同世相接之大小侯不得委於不知賊矣上天神明先王先公之靈其可欺哉以元年春王正月臨之於祖廟而公之卽位無異致刑於甸人矣

元年春王正月

莊公

繼弑君不言卽位正也繼弑君不言卽位之爲正何也先君不以道終則子不忍卽位也

元年春王正月

閔公

國不可以無受貴受命也先君之命在子般矣尊子般所以尊先君之命也尊命以尊祖然則般何以無年不干先君之統不奪今君之尊以體臣民也如倫之喪而不斬從祖祔食而不廟不使臣民有貳尊也子則如之何曰子爲之斬而不廟

元年春王正月

僖公

公羊子曰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喪之三年祭之五廟

君薨故葬故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隱公十有一年

穀梁子曰公薨不地故也不忍言也公羊子曰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焉在在享其國者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桓公十有八年

桓會皆月始於垂終於濼禍在此矣言公不言夫人姜氏不盡其辭也

公夫人姜氏遂如齊

言公言夫人姜氏不言公及夫人外之也遂繼事也夫人則既會齊侯矣曰遂如齊乎無一人伏死而爭而棄之乎魯無

臣也三卿非其人則謂之無臣矣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于外則不可以不地要必有以明辨之禮以裨從死于館有禮焉于齊曠如也地如不地故也終不忍言何也吾先君也莊公之考也婉而成章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曷不言我之逆喪者子不行則不言臣之行可乎曰權也社稷宗廟誠重矣有故則可無故則不可齊人父之讐也不敢以要我孤何得以自行爲

秋七月

雖有事不書也歲記一事也且見喪不貳事也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且具與不煩事也
讐在外也不可以志葬葬則具其尊親之辭舉諡謁諸天
子者也不忍以爲無臣不敢以爲無子子同生矣不復讐而
後痛之

夫人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桓公三年

昏禮不稱主人矧可親求諸不言所爲以此爲兩君相見云
爾則曷爲危其出實非相見云爾也不致致則如愛之者然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何以稱公子桓公之大夫也成昏則親之逆女則不親之
慎矣大夫爲君逆在其國稱女恆辭也聖人錄其始詩曰既

告止女之初非不善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

歸於京師則字之內女則字之來歸于我曰姜氏已焉謹我
之邑也何言乎齊侯送姜氏于謹譏何譏爾愛不以德也自
古之道男有分女有歸雖及庶人必擇良人而耦之況諸侯
乎日月之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衛莊姜傷已豈遽忘
於齊侯之耳乎送姜氏于謹何異委此子于蒺藜矣魯侯之
惡非衛莊公比齊侯乃以自送女爲愛之乎家之失教所從
來矣齊之衰也上無明君下無察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
人倫之廢東方之日在僖襄之世而作是詩也一國之本非
齊侯誰責哉淫亂之禍易於鄰國春秋畧外錄內目齊侯送

姜氏而齊之爲國悌矣

公會齊侯于謹

會齊侯爾非親受諸舅姑之禮在野不在廟也則無譏焉

夫人姜氏至自齊

詩曰說於農郊稅而不舍也又曰翟萋以朝見於公宮之正
內有同牢之禮焉厥明見於君姑受朝於內宮三月廟見然
後請命於天子夫人之禮成矣禮成則備其辭襄公以降闕
不備則不識於春秋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非常事也詳錄之志其初無不正也

夫人薨葬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隱公二年

成隱爲君則成君之妻爲夫人不書葬我君則不書葬我小
君孰謂惠不立隱者穀梁子正之矣書夫人薨以是爲正不
然則文以見之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哀公十有二年

外女卒不書孟子卒何以書昭公夫人也何以不稱夫人娶
同姓也曷爲卒之夫人之而禮不成也何言乎孟子辭從主
人也曷爲不言氏氏繫姓者也見子之非氏也何以不書葬
葬者舉諡諡配姓者也諱之終不可姓見之終不可以子姓
焉爾然則何言爾譏失禮也曷爲不于其取焉譏盈乎諱也

夫人絕

三月夫人孫于齊

莊公元年

左邱氏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公之喪至矣而夫人不至逮期矣而不至非孫也其曰孫不得復反之辭也絕矣絕則曷爲書孫內諱奔謂之孫以稱夫人不可不言孫也曷不去夫人而去姜氏主人不能也于齊歸獄于齊也婦人有死罪無刑罪言絕則誅矣得罪於父非子之所能爲也

妾母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隱公元年

何以書尊王命也紀國喪也尊王命以紀國喪而天王之命在隱公矣宰夫掌弔事共幣器財用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其來者以官氏中士也王使之乎冢宰使之乎持邦節者

非王命不行於天下官實宰氏必以王命將之爲臣子者必尊大王之命以尊其先君惠公既葬之稱也春秋斷隱公之元年以爲始魯史所不敢史不可不錄其本吾君以衰絰敬逆王命則父子相繼之義明夫不既須王使而受諸筵几之下乎當喪爲主矣伯夷叔齊之不肯立在不當當喪爲主時也古之人重喪主既當主孰得而干之君臣之義在斯須之間而萬不可改母弟以下莫敢以其屬通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成公之爲喪主也成公之讓而不成公之爲喪主則不成隱之爲君將不得成桓之爲弒於是乎春秋之失亂聖人尊王命以紀國喪而天王之命在隱公矣赴於諸侯且必告終稱嗣赴於天王乃告終而不請嗣茲又使

來歸賄焉其誰曰可之書惠公以成隱之爲君并書仲子以成隱之爲讓桓未立且不得主仲子之喪既立且不敢耐仲子於廟受之者子也然則於何受之公宮則筵几在焉內宮則已褻矣無聞焉以考仲子之宮求之其諸其下宮與

九月考仲子之宮

隱公五年

何以書成公之讓也考仲子之宮非禮也曷爲或言考焉或言立焉尊之則曰立卑之則曰考仲子微也雖爲之築宮不得書爲之考宮則不可不書曷不可不書公蒞事焉爾公蒞事焉國人皆知吾君之讓桓矣然則得爲爾乎曰不得也惠公之命在隱公不在桓公也南面而臨其臣民必尊君父之命以立乎其位是故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公爲惠公之後

義不得主聲子之喪臨聲子之祭况仲子乎儻以桓爲惠公後且不得主仲子之喪臨仲子之祭况隱公平公子爲其母欲終喪而不可得禮不在五服所不得也先王有明禁矣况承君父命爲宗廟社稷主庶子所不得爲而爲之乎廢君父之命不可以定身盤庚之誥曰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國有二君民之身人則倚之心則人迂之穢將不知其何時起古之人繼世以立諸侯妻妾之名適庶之辨嚴如君臣君父所命則禮如適明於憂患與故子子孫孫長世有道守之而弗敢犯也隱公之讓國誠矣如奉父命之不誠何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於是乎羽父之弑械成春秋之義明不得考仲子之宮不得受仲子之賄不得告仲子

之喪國之讒賊何自生哉

初獻六羽

何以書譏何譏爾用諸侯之盛樂也曰考仲子之宮且獻六羽乎惠宮將以何獻矣周公之廟魯公之室又將何以獻矣獻六羽可言也以妾僭君不可言也不可言而言之且目之曰初以魯之用樂爲所有大不可言者矣僭天子也諱之而不書矣因事以書郊禘則不曰初自僖公始也其實亦見矣有所諱有所見諱用八佾則曰初獻六羽見郊禘之非禮自僖公始則曰禘于大廟用致夫人郊亦如之若禮率初者然婉而不絞聖人之文也

子生

九月丁卯子同生

桓公六年

何以書適長子也舉之有禮名之有義得殊異于適之法焉終克享其國傳嗣子孫此不易得之於天者雖聖人弗能爲伯邑考是也聖人敬而喜之以書於策不以父母之惡累其子書曰爾乃邁迹自身蔡仲所以爲忠臣孝子也方將觀其後必先正其始焉嗚呼噫嘻人之初生何莫不正況貴爲諸侯乎天下無生而貴者皆其父母之子也文王武王之生何遽異於當世之君乎彼丈夫也我丈夫也五千里之滕可以爲善國則必自孝子始矣盡善願其若文王也不盡善願其若舜禹也我辰安在莊公之生在九月丁卯矣謹而志之

內女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隱公二年

何以書譏不親迎也春秋錄內女之出入謹夫婦也厚人倫也睦異姓也茲則且哀亡國也則曷見其以不親迎書書伯姬歸于紀四者見矣先書曰紀履緌來逆女詳之也詳之者譏不親迎也禮曰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逆也九月逆焉十月歸焉豈禮也哉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隱公七年

叔姬者何伯姬之娣也歸于紀何以書以書其卒不可不書其歸也叔姬卒何以書無主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無主雖卑得服其親服

杞伯姬來朝其子僖公五年

其子云爾何言乎朝則未知其成人與未成人與以其言朝知其成人也則未知其爲長子與世子與以其言朝知其爲長也長則何以不稱世子以父臨之稱世子以母繫之稱其子母親至而尊不至也世子射姑名此何以不名微之也成人而長子也曷爲微之貶之也以是子爲失幾諫之道矣噫嘻伯姬之來也且朝其子也亦將必有杞伯之命焉曷不言杞伯之使其子朝不成其命之也命于朝則成之命于室不可得而成之母於我有姑姊妹之義因是以錄其子然而曰朝何也見之於廟也命之於室杞伯失爲人君父之道矣見之於廟公失所以教人爲臣子之道矣允哉春秋之文之多於道乎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僖公十有六年

賢則錄之哀則錄之若鄆季姬者亦不足錄矣曷爲卒之天之示人戒也莫著于是矣歸妹之敝也說以動焉不當位且柔乘剛也故曰女承筐无實不祥莫大焉若季姬若鄆子殆必敝者也往歲九月歸今茲四月卒敝又若是速而鄆之禍未止可以戒乎否乎曷爲卒之爲天道卒之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夫獨無不幸者乎王者有盛德則下民不偏喪氣衰則生物不遂於是乎有鰥寡孤疾之民王者之所哀矜而疾敬厥德以拯之其人無以取之謂之天之窮民其人有以取之雖貴且富謂之天之戮民而人道之所棄也曷爲卒之爲人道卒之也

齊人執子叔姬

文公十有四年

執之爲言治之也自我言則辱也貴不治乎賤親不辱乎疏子叔姬內女也而齊人之君之母也其言執何以子叔姬之不答於昭公爲已甚矣商人之禍昭公爲之也緣先君之意以執其君夫人而若有辭焉不言執則無以知緣昭公之意也立妃設如大廟立子設如宗社敬之至也重之至也子叔姬當絕乎昭公宜自絕之不當絕乎宜敬而親之昭公于其妃若絕若不絕因于其子若置若不置臣民從是而生心商人所以成乎弑也子之不可以其母廢立廢立也聖王實制之矣母出與廟絕則子不得以私恩事尊祖之義也已絕其母并廢其子則有危宗廟之罪焉不可不察也矧其若不絕

者乎子可廢乎而若置若不置以受其端于大惡者之口傷
嗣害世則昭公之爲之也奚齊愛而不正舍正而不愛成舍
之爲君而不言其君之子見昭公無恩于其子而義則齊人
所宜君也子叔姬以君之母見執于其臣而目言之見昭公
不義于其妻而子叔姬未免乎有罪也其言齊人何自我言
子叔姬則齊人云爾

齊人來歸子叔姬

文公十有五年

來歸者何來歸之者何來歸者得禮之辭也來歸之者不得
禮之辭也子叔姬不得以夫人之禮行矣不得以禮則不書
其言齊人來歸子叔姬何實夫人也先君欲絕之苟未之絕
則固君夫人也齊人烏得而歸之魯人烏得而受之弑其君

執其君之母遠國猶且討之况鄰國乎他人猶且讐之况親
者乎請受而罪之以說齊人以魯爲失辭矣然則何言爾譏
不討賊也魯忘先王啓監治民之旨則無以敬寡而屬婦矣

絕夫人踰境

冬十有一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莊公二年

春秋文約而旨明不可勝譏則一譏而已姜氏絕而志踰境
爲譏乎則不可勝譏曷不一譏而已曰盡之也言之辱也言
之長也曷爲盡之刺莊公之不怨也孰刺之魯之人刺之衛
之人惡宣姜乃刺惠公焉齊之人惡文姜且刺莊公焉魯獨
無人乎非無人也魯無風也魯無風則國人無以見其志若
習于上之惡而安之者然則何以異于戎狄之俗矣魯秉周

禮教莫純焉而比于戎狄其不可以莫之辨也彼明乎得失之迹者有國史矣又從而削之乎有不書書則盡之行道之人猶將盡焉傷心恨其行之若此而莊公尙燕然處乎有不書書則盡之良史志也卽一國之人之志也以爲譏則義在諱矣以爲刺則義在盡矣雖然不汙也此聖人之志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莊公十有五年

齊惡盡矣則何言乎夫人姜氏如齊以齊之有大災不可不志其故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生此衛所以滅也或乃以爲不害伯誰爲此言者人道熄矣君子錄桓公之功而傷其無本謂三綱缺焉亂男女之別春秋所不忍書也而不忍不書若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君桓公始伯其遽忘襄公

之禍而又以姑姊妹接之乎可謂與亂同事矣蓋天災應是而予之也春秋之志行天下並與於貞信男有分女有歸民人無偏喪者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桓公不謹于禮而四境之內大痢焉若之何旣不若德又不聽罪而以是爲數之適然也

夫人姜氏如莒

莊公十九年二十年

於莒乎又何譏則曷爲再言乎夫人姜氏如莒志女禍之易於後嗣子孫也姜氏生莊公慶父孟也牙叔也友季也友也賢慶及牙也惡慶爲國賊莒實受之敖也莒甥卒亦奔莒仲之繫援乎莒也孰爲之姜氏爲之也疾之蠱者惟甘殺其身不已也又將殺其子孫內主兵而外要援于邇國慶父之禍

魯也重志乎春秋姜氏再適莒仲之父子亦再奔莒禍所從來矣

皇清經解卷三百七十七終

香山黃熊文
靈川秦培藩舊校
番禺陳起榮新校



